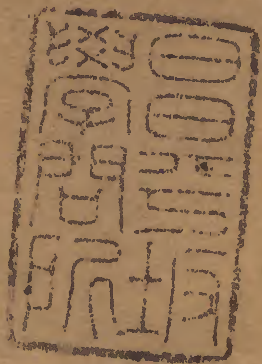


琅邪代醉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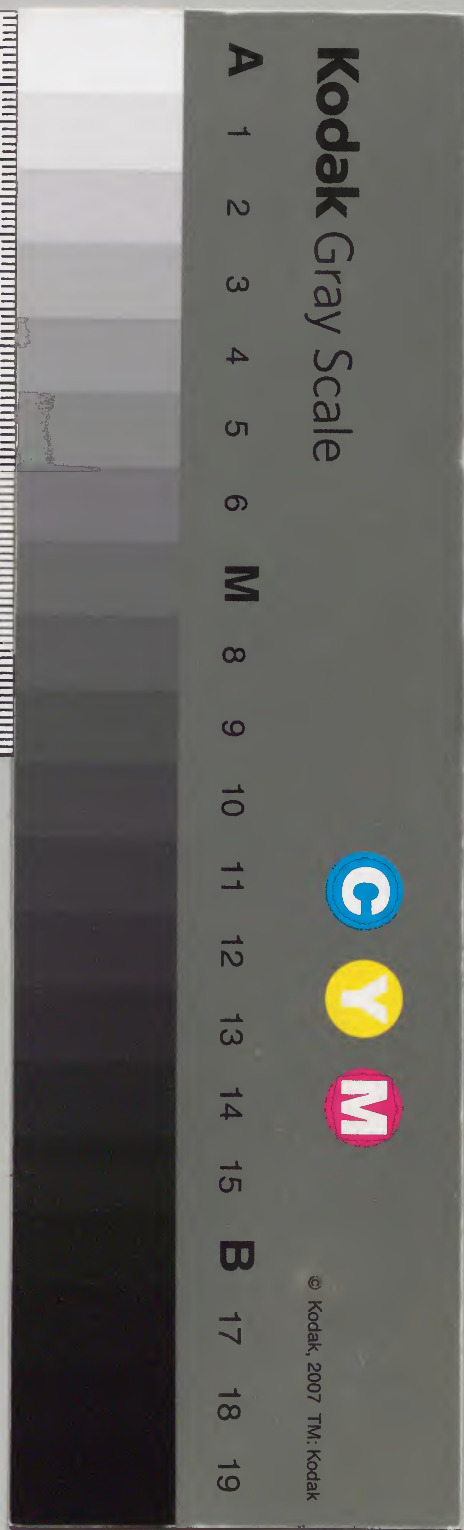
十五六



					漢書門
二	一	七	一	八	
〇	九	九	六	六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三	二	七	漢
六	〇	六	書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876
冊數	20 (9)
函號	308 65



和代醉編卷之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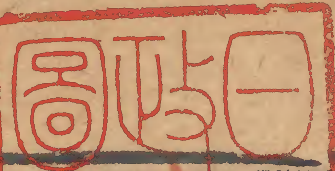
姑蘇張鼎思睿父父報

暨陽陳性學所養父校

母服

古者父在為母期武后始令同父三年開元五年盧履
冰以為非是田再思曰高宗實行之著令已久何必乖
孝帝之旨闕人子之情使與伯叔母姑姊妹同履冰謂

武后陰儲篡謀升齊抗斬乘陵唐家今不正其失恐後
世復有婦奪夫之敗元行冲亦謂孝莫大于嚴父故父
在為母免官齊而期心喪三年情已申而禮殺也自堯



舜周孔所同帝弗報七年乃下詔服紀一用古制二十

年又詔為母加服齊衰三年及頒開元禮遂依行焉唐會

要然其後德宗有后之喪太子及舒王將行三年之制

柳冕請依魏晉故事穆質言遵三年之制則太重從三

十日之服則太輕惟行古期年為得禮之中而德宗不

以質為然唐書列傳又李晟二子愿怱居母喪大祥而除官

晟奏二子終禫而後朝請唐會要然則此制唐時亦未通

行也宋寶元中王恪言父母相繼亡歿乞通待五十四

月服仁宗許之宋會要熙寧七年命官參酌舊例定為新

式父母及繼母慈母已所生母並三年亦宋會要朱子誣錄

曰儀禮父在為母服期非是薄於母只為尊在其父元

吳澄服制考詳序云心喪之實有隆而無殺服制之文

有殺而有隆古之道也古人所勉者實後世所加者文

也我朝洪武七年初禮官定議有引子游問孔子曾昭

公之服為對 聖祖曰喪禮久出天王昭公諸侯也問

孔子欲更其禮孔子不教人不忠故不言期之非及宰

予閑居之論孔子却言其不仁可見母之期服不近人

情乃斷自聖衷立為定制子為父母庶子為其母皆斬

衰三年而嫡子眾子為庶母皆齊衰杖期蓋至我 聖

祖而後人子之心始無憾矣彼謂隆其實而殺其文不

知苟無其文音終無以自表且古所謂不肖者企而及使之何所據而公也胡翰讀喪禮云唐孔氏謂子於母屈而從期心喪三年蓋亦於義不安而創為是說耳古者為師心喪三年師本無服故子貢以義起之苟施於母子之間則疏衰齊裳非若師之無服也服斷以期而猶為心喪所謂服者以表衷也斯亦偽而已矣此言可破心喪之說

婦為舅姑

子夏喪服傳婦為舅姑齊衰五升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日而禫服青縑衣以俟夫之終喪習俗以婦

之服青縑謂其尚在喪制因亦同夫之喪紀三年貞元甲因倉曹參軍蕭據狀下禮院詳定博士李若議開元禮婦為舅姑女子適人為其父母皆齊衰不杖期喪服傳曰女子適人為父母何以期也婦人不二斬也父母之喪尚止周歲舅姑之服無容三年李涪曰舅姑之服當以若言為正吳澄曰婦人不二斬者不二天也降已之父母而期為夫之父母亦期王棟曰禮經女子出適以父母三年之喪析而為二故舅姑父母皆為期喪宋乾德二年判大理寺尹拙少卿薛允中奏三年之內凡筵尚存夫居苦塊之中婦被綺羅之飾夫婦齊體哀樂

不同齊衰三年於義為稱詔從之遂為定制太宗孝明
皇后居昭憲太后之喪齊衰三年

王博文

王博文幼喪父其母張改適韓氏及後博文在朝謂子
無絕母禮請得以恩封之母死又謂古之為父後者不
為出母服以廢宗廟之祭也今喪者皆祭無害於行服
乃請解官持服然議者以喪而祭為非禮博文本傳郭積事
在王博文前當時下有司議當著為令不知博文何為
又有此請而知禮院者亦不議及也恩封之舉事出於
上以作勸爾非人子所得私也出母得以恩封謂子無

絕母禮何居乃若以喪而祭時議固有非之者矣朱子
答何叔京書謂出母有服為是儀禮却說為父後者則
無服此尊祖敬宗家無二主之意子上若是子思嫡長
自合用此禮而子思却不如此說則可疑又答林擇之
書子思此事不可曉兼汗隆之說亦似無交涉或記之
者誤

張永德

詒謀錄士大夫家不幸出妻為之子者其所親生而視
之愆然則非人類矣張永德嘗作二堂左繼母劉氏居
之右出母馬氏居之不敢以出母加於繼母劉氏存日

馬氏不敢同入禁中劉氏卒馬始得入謁太宗勞問嘉
歎封莒國太夫人此可謂人子事出母之法或問朱子
范氏言宋襄公出母事有生則致孝死則盡禮之說然
出母既義不可迎之以歸則所謂致孝盡禮者恐只是
使命往來遺問否朱子曰恐只是如此如定省之類自
是都做不得

郭積

宋郭積幼孤母邊更嫁王氏既而母亡積解官服喪知
禮院宋祁言積服喪為過禮詔下有司博議用馮元等
奏聽解官中心喪心喪蓋始於積胡明仲之賢不在積

下以為人後而不為其所生母服秦檜嘆言者論其不
孝明仲以此得罪是雖檜惡其不附已之私恨然君子
自處禮在可得為者不可不過於厚以取議也

嫂服

記云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吳澄曰喪有以恩
服者子為父母之類是也以義服者婦為舅姑之類是
也以名服者為從父從子之妻之類是也從父之妻名
以母之黨而服從子之妻名以婦之黨而服兄弟之妻
不可名以妻之黨其無服者推而遠之也唐魏鄭公等
議云或有長年之嫂育童孩之叔劬勞鞠養情若所生

分饑共寒契濶借老其在生也同於骨肉及其死則推而遠之求之本原深所未善且事嫂見稱載籍非一鄭仲嘉則恩禮甚篤顏弘都則竭誠至感馬援見而必冠孔伋哭之為位嫂叔之服請從小功後世嫂叔之服始于徵等之議

袁昂

劉宋時袁昂幼孤為從兄彖所養彖卒乃制甚嚴人有怪而問之昂致書曰禮由恩斷服以情申故小功他邦加制一等同爨有總明之典籍昔馬援與從弟嚴同居嚴亡援為心服二年由也不除喪亦緣情而致制今欲

奇其罔慕之痛少申無已之情雖禮無明據乃事有先例按韓退之嫂鄭喪服菘以報見其所自為文宋丁寶臣喪其兄三年歐陽永叔文集實載其事國初唐肅之死所養孤甥為持三年服方遜志集載之亦情之不能自已者也宋何叔度姨適劉璠與叔度母情愛甚篤母早卒奉姨若所生姨亡朔望必往設祭奠食躬自臨視以此為常三年服竟叔度蓋為自哀其母情緣及之渭陽之送亦所不能已者不自知其過也

李昉王曾

宋李昉為宰相上言臣叔父趙叔母謝氏是臣本生父

母臣不報罔極之恩為名教罪人今郊祀覃恩望與追
榮太宗嘉之遂從其請真宗天禧初詔文武陞朝官父
不在為嫡母繼母者許叙封本生父母仁宗朝王曾為
叅知政事改葬叔父宋元叔母嚴氏自吉幼孤叔父母
育之詔准贈官宋元贈工部員外郎嚴氏懷仁縣太君
我朝本生父母有移封若叔父母則未聞也

歐陽脩

歐陽脩少孤其叔父教之學既貴乞以一官回贈以報
其德詔從之乃自員外郎贈郎中後世以為羨談不知
又有先於脩者仁宗朝王沂公是也

朋友服

朋友有服始于大戴德以朋友有同道之恩加祿三月
同僚服

秦莊子死孟武伯問於孔子曰古者同僚有服乎答曰
然同僚有相交之義貴賤殊等不為同官聞諸老聃昔
者虢叔閔天大顛散宜生南宮括五臣同僚此以文武
及虢叔死四人者為之服古之達理者行之也

張耒

宋張耒在穎聞蘇軾訃為舉哀行服言者以為言耒貶
房州別駕安置於黃朱熹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黃

幹手書與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計聞幹持心
喪三年宋史本傳

石宣程賀李庭芝

前輩感人知遇為之服者若東漢士於舉主往往有之
北魏菑陰縣令黃宣亡貧無期親縣人石宣以家財殯
葬持服三年奉養宣妻二十餘載及亡又哀經歛附
苗建孫文德刺史守令卒官者制服送之唐程賀為崔
亞持縗三年賀事見孫光憲瓊言宋李庭芝舉進士第辟荆帥孟
珙幕中主管機宜文字珙卒庭芝扶其柩葬之興國
棄官為珙行三年喪

荀訾

風俗通曰司空袁周陽舉荀慈明有道太尉鄧伯條舉
訾孟直方正二公薨皆制齊衰荀訾通儒於義足責或
舉者名位斥落子孫無繼多不親至何乃衰乎過與不
及古人同稱吊服之制斯近之矣

宣度

大將軍掾燉煌宣度為師大常張文明制杖應劭曰孔
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請如父而無服今人乃為制
杖同之於父論者既不匡糾而云觀過知仁凡今杖者
皆在權威之門至有家遭齊衰同生之痛而不歸來凡

庸小生夫何譏稱然宣度涼州知名士吾是以云耳

王儉

齊褚彥回進位司徒彥回寢疾表遜位改授司空掾屬以彥回未拜疑應為吏敬以不王儉議依禮婦在途聞夫家喪改服而入今掾屬雖未服勤而吏節稟於天朝宜申禮敬司徒府史又以彥回既解職而未授府應服不儉又議依中朝士孫德祖從樂陵遷為陳留未入境樂陵郡吏依見君之禮陳留迎吏依娶女有吉日齊衰吊司徒府宜依居官制服朱子語錄南北朝是甚時節而士夫間禮學不廢有考曲禮者說得亦自好

如此類是也近世蓋無聞矣

田况

宋田况傳况乞歸塋陽翟既塋託邊事見上泣請終制仁宗許之史稱帥臣得終制自况始則况以前武官之不解任可知金坡遺事云故事武官不持服韓汝玉奏請持服下兩制臺諫議唐子方歐陽永叔見各不同於是竟為兩議而上遂詔崇班以上持服供奉以下不持服論者以為如是則官高者得為父母服官卑者則不為無官者將何以處之

武陵威

九江太守武陵成生不識母嘗自悲感遊學京師還於
陵谷中見一老母年六十餘因就問母姓爲何曰陳家
女李氏何故獨行曰我孤獨欲依親家子威再拜長跪
自白曰子威少失慈母姓陳舅氏亦李又母與亡親同
年會遇於此乃夫意也因載歸家供養以爲母應劭曰
何有道踞之人而定省世間共傳丁蘭刻木而事之今
此之事豈不似是如仁人惻隱哀其無歸直可收養無
事正母之號耳愚謂哀其無歸非威本意其意以寄已
思親之念耳此即門人欲事有若之意也似則似矣豈
真吾母哉牽於情而不能斷之以義故君子有不忍
情不能忘爲丁蘭可也

舐月

我吳楓橋里人丁氏母雙瞽丁每朝盥漱訖即舐母之
目俄而左目明未幾右目亦明此事載輟耕錄又江南
孝子錄彭李者世爲義門陳氏傭喪明已久有子一人
嘗聞陳氏子弟言舜爲父瞽瞍舐目而致明乃歸效之
不旬日父目忽然明明誠孝之心無感不通理固有然
者獨所謂舜舐瞍目而致明未見經傳不知陳氏子弟
何從得之歟抑或爲此言以歆彭氏之子歟

身代母身

崔暉至孝母病祈神請以身代覺病從十指中入俄遍身毋安朝野僉載

蕭綜

梁武帝第二子綜封豫章王初母吳淑媛在齊東昏侯宮及幸武帝七月而生綜宮中多疑之及綜年十四常夢一少年肥壯自挈其首對綜非一問母母問夢中形狀類東昏因密報之勿泄綜遂於別室相齋廟然猶無以自信聞俗說以生者血瀝死者骨滲即為父子綜私發東昏墓出其骨瀝血試之既驗在西州生次男月餘潛殺之既蒸發其骨又試之君子曰哀哉綜乎志足悲矣

載書傳

王少玄

唐王少玄父死無遺腹生十歲問父所在母以告即哀泣求尸時野中白骨覆壓或曰以子血漬而滲者父齒也少玄鑿膚開旬而獲本傳

李勣

李道勣本名勣崇矩之孫繼昌之子真宗朝尚長公主御筆增為道勣升為崇矩之子繼昌之弟自此為例實亂人倫治平四年二月神宗皇帝詔述英宗治命應公主出降其夫不得升同父行蓋英宗久欲釐正以病未

果出命故神宗以遺命行可謂善述人之事矣

防年

景帝時廷尉上囚防年繼母陳氏殺年父年因殺陳依律殺母大逆論帝疑之詔問太子對曰夫繼母如母明其不及也緣父之愛故謂之母爾今繼母無狀手殺其父下手之日母恩絕矣宜與殺人者同不宜與大逆論帝從之議者稱善

漢武故事

報父讐

楊萬頃殺張審素審素二子璵璠為父復讐殺萬頃張九齡欲活之李林甫必欲殺之而二子竟伏大刑宋太

宗雍熙三年京兆府鄠縣民甄婆兒報母讐殺人詔決杖遣之主林曰惜乎璵璠之不遇明主也而遇林甫也按禮經父之讐不共戴天然殺之而是者又有令勿讐之文則將安從乎余謂殺之而非不共戴天不待言矣殺之而是人子之心豈能遂愆然哉律有擅殺之條訟之於官可也擅殺者抵罪雖不如手刃之快而恨亦申矣

管秋陽

漢末有管秋陽者與弟及伴一人避亂俱行天雨雪糧絕謂其弟曰今不食伴則三人俱死乃與弟共殺之得

糧達舍後遇赦無罪此人可謂善士乎孔文舉曰管秋
陽受先生遺體食伴無嫌也荀氏中難曰秋陽貪生殺
生豈不罪耶文舉曰此伴非會友也若管仲啖鮑叔貢
禹食王陽此則不可向所殺者猶鳥獸而能言耳今有
犬齧一狸狸齧一鷄鷄何足怪也昔重耳戀齊女而欲
食狐偃叔敖怒楚師而欲食五參賢哲之忿猶欲啖人
而况遭窮者乎竊謂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聖人之言人
人共曉簡策中乃有文舉此等議論舛謬何為至此方
之管寧不肯棄附車之人逕庭遠矣

向雄

向雄經事鍾會會誅後雄收殮營壆晉文王召雄責之
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我不問也今鍾會作逆
又輒收壆若復相容如玉法何雄對曰昔先王掩骼埋
胔仁流枯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今王誅既加於法已
備雄感義收壆教亦無闕何必使雄違生背死以立於
時殿下讐枯骨以為將來仁賢之資乎晉王稱善柳仲
郢先為牛竒章辟客衛公知其無私奏為京尹仲郢謝
曰仰報盛德敢不如竒章大中朝李氏無祿仕者仲郢
領鹽鐵特取衛公兄子從質為推官知蘓州院令以祿
利贍南宅時令狐綯為宰相不悅仲郢與綯書曰任安

不去嘗自愧於昔人吳詠自裁亦何施於今日李太尉
受責既久其家已空遂絕蒸嘗誠深痛惻綯深歎美即
與從質正官夫二賢之言理既順正辭亦暢達能使怒
者忘怨且厚誼高致自能感悟世人彼雖有恩好倘遇
嫌忌遠自遜避背德忘友亦所不惜用情厚薄豈不逕
庭存此二事以敦世風

鷄林子

郭亮

李固誅弟子汝南郭亮年始成童遊學洛陽乃左提章
鉞右秉鈇鑕詣闕上書乞收固屍不報

裘承詢

祥符中越州言會稽縣民裘承詢同居十九世詔表其
門閭屈指今二百三十六年矣其號義門如故余嘗至
其村聽事猶在族人雖異居同在一村中世推一人為
長有事取決則坐於聽事有竹箒亦世相授族長欲避
有罪者則用之至今免役不知十九世而下今又幾世
也余嘗思之裘氏力農無為士大夫者所以能父聚而
不散苟有驟貴超顯之人則有非族長所能令者况貴
賤殊途炎涼異趣父兄雖守之子孫亦將變之義者將
為不義矣裘氏雖無顯者子孫世守其業猶為大族勝
於今盛衰者多矣天之祐裘氏者豈不甚厚乎

貽謀錄

周翁仲

汝南周翁仲婦產一女會屠者妻產一男翁仲妻密以錢易屠者之男後翁仲作北海相使見鬼主簿周光與兒同祭先塋主簿回謂翁仲曰祭所但見屠兒弊衣繼縷持刀割肉別有人帶青綬彷徨東廂不進何也翁仲乃持劍問妻妻具陳其事翁仲曰凡有子欲承先祖先祖不享何用遂以車馬送還屠家往迎其女此出於風俗通因知祭享誠不可妄古云神不歆非類信矣

鄭軍

都督山公雲鎮廣西時有一老隸鄭軍者性鯁直敢言

公進之曰世謂為將者不忌貪矧廣西質尚貨利我亦可貪否軍曰公初到如一新潔白袍有一沾汙如白袍點墨終不可湔也公又曰土夷饋送苟不納之彼必疑且忿柰何軍曰居官贖貨則朝廷有重法乃不畏朝廷而畏蠻子耶公笑納之在鎮踰十年廉操始終不渝固不由軍而軍亦可尚云

畫錦編

御史臺吏

御史臺有閤吏隸臺中四十餘年善評優劣每以所執之挺待中丞之賢否中丞賢則橫其挺否則直之此語諠於縉紳凡為中丞者唯恐其挺之直也范諷為中丞

聞望甚峻一日視事次閣吏忽直其挺范大驚立召問
曰爾挺忽直豈觀我之失耶吏初諱之苦問乃言曰
見中丞召客親諭庖人造食指揮數四庖人去復丁寧
之大凡役使者受以法而觀其成苟不如法有常刑矣
何事喋喋若使中丞宰天下不止一庖人之任皆欲如
此喋喋不亦勞而可厭乎某心鄙之不知其挺之直也
范大笑鵝林子曰此言似覺知大體者嘗見達官分置
下人語多不詳及其失誤加責亦已後時昔張茂先問
孔明言教何碎李密曰昔舜禹皋陶相與語故得前大
溫厚與凡人語宜碎茂先大善其對此真得君子之心

若直挺者所謂下人強作解事者○余謂處分國家事
不得不詳若治酒延客其事甚易庖人雖不治庖戶祝
不越尊俎代之主人何事喋喋閣吏之直挺非過也

黃承事

尚書張詠守成都夜夢詣紫府真君繼請到西門黃承
事真君降階接之禮甚恭揖尚書坐承事下夢覺莫知
所謂明日問左右西門有黃承事否左右云有命召之
戒令具常服來既至果如夢中所見者問平生有何陰
德真君禮遇如此承事云別無他長惟每歲收成時隨
意出錢收糶米糧候至來年新陳未接之際糶與細民

價例不增升斗如故尚書嘆曰此宜居吾之上也使兩
吏掖之而拜世傳紫府真君主天下神仙籍如張尚書
黃承事皆在籍中而承事又居其上其子孫青紫不絕
非賑濟陰德之大者所致然耶承事名兼濟

陰德

一士子赴省試甚愜意待榜因遊僧寺廊廡有鬻相者
遂扣之相者曰公骨相寒苦縱才高班馬文過韓柳亦
不能成名士子不信揭榜果黜再往問終身何如相者
曰以公骨相豈敢相許莫若種大陰德可以挽回造化
士子歸途自語我居窮何以種陰德徐而思之我平日

常假館每見為師席者多誤人家子弟從今只留心教
導以此種德後三年復預計偕赴省復愜意尋寺中相
者尚在一揖間相者曰公丰神照人定應榮達揭榜果
然士子往謝之曰何向者拒我之峻今許我之確耶相
者曰某不記公風采士子歷述前事相者曰公形骨俱
換矣留心教人非陰德而何宜造物之默相也

東谷所見

宋大觀中有葛藤者嘗為鎮江守有士人問其所行藤
曰予始者日行一利人事嗣後或二或三或數四或十
今四十餘年未嘗少廢又問何以為利人事藤指坐間
踏子曰此物置之不正則蹙人足予為正之若人渴予

與孟水皆利人事也。但隨其事而利之。上自卿相下至乞丐皆可以行。惟在乎常久而已。

唐夔州推官楊旬積累陰隲其子將入試夢一神曰汝積陰德將汝子名改作揚椿納卷吾當助汝子果得第次年赴省試捲夢一神曰今年題乃行王道而王及試果然亦得第及殿試再夢神曰汝名在第五甲吾換作第一卷後唱名果魁天下及夔使君詢旬陰德旬乃出三囊示之第一囊有三十九文當三錢第二囊有四千餘文折二錢第三囊有萬數小錢乃旬詳謝罪囚有從死罪正為流罪者即投一折二錢有從杖罪而決放

者即投一小錢又每效周筮行太上感應篇十種利益故獲斯報

陰罰

唐李登者年十八歲為鄉貢首自後凡十年一薦名愈下年幾五十不第一日齋沐詣葉靜法師乞入冥為勘當此生如何法師上章梓潼祠伏謁見梓潼命吏示籍曰年登初生時賜玉印十八歲魁鄉薦十九作狀元三十二位至右相緣得舉後窺鄰女張燕娘事雖不諧而繫其父張燈於獄以此罪展十年降第二甲二十八歲得舉後侵兄李豐屋基而奪之至形於訟以此又展十

年降第三甲三十八歲得舉後長安郎中淫一良人婦
鄭氏而成其夫白元之罪又展十年降第四甲四十八
歲得舉後盜鄰居王驥家室女慶娘為惡不悛已削去
籍矣終身不第法師辭退以是語登登無以對一夕愧
恨而死

水中岸

殷仲堪遊於江濱見流棺接而葬焉旬日門前溝忽起
為岸其父有通名自稱徐伯玄感君之惠仲堪因問門
前之岸何祥對曰水中有岸其名為洲君將為州言終
而人不知也荆州刺史傳本

不娶

曾子出妻不娶子元請焉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已尹吉
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下不比吉甫庸知其
得免於非乎漢王吉子駿為少府喪妻不復娶或問之
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亦何敢娶魏管寧妻卒知故
其再娶曰每念曾參王駿之言意常嘉之豈違本心哉

李約

兵部李約員外嘗江行與一商胡舟楫相次商胡病曰
邀相見以二女託之皆絕色也又與一珠約悉唯唯及
商胡死財寶鉅萬約悉籍其數送官而以二女求配始

發商胡約自以夜光舍之人莫知也後死胡有親屬來
理資財約請官司發掘檢之夜光果在

崔樞

崔樞應進士客居汴半歲與海賈同止其人得疾既篤
謂崔曰荷君見顧不以外夷見忽今疾勢不起番人重
土殮脫歿君能終始之乎崔許之曰某有一珠價萬緡
得之能蹈火赴水至寶也敢以奉君崔受之曰吾一進
士巡州邑以自給柰何忽蓄異寶伺無人置於樞中瘞
於阡陌後一年崔遊丐亳州番婦自南來尋故夫并勘
珠所在陳於公府乃於毫來追捕崔曰儻窳窳不為盜
發珠必無他遂開棺得其珠汴帥王彥謨竒其節欲命
為幕崔不肯明年登第竟主文柄有清名

還妾

王安石知制誥吳夫人為買一妾荆公見之曰何物女
子曰夫人令執事左右曰汝誰氏曰妾之夫為軍大將
部米綱運失舟家貲沒猶不足又賣妾以償公愀然曰
夫人用錢幾何得汝曰九十萬公呼其夫令為夫婦如
初盡以錢賜之

司馬溫公未有子清河郡君為置一妾一日使盛飾入
書室中公略不顧妾思所以動之取一帙問曰中丞此

是何書公拱手正色答曰是尚書妾逡巡而退

嫁婢

江南李氏時有縣令鍾離君與隣縣許令為婚女將出適賈一婢從嫁一日其婢執箕箒治地堂前熟視窳處惻然淚下鍾離君怪問之婢泣曰幼時我父於此穴為毬窩導我戲劇歲久而穴虛未改鍾離君驚問其故婢曰我父乃兩政前縣令身死家破我遂落民間更賣為婢鍾離君呼牙僧問之復咨於老吏具得其實遽以書抵許氏曰吾買得前令之女義不可奪當輟箕箒先求婚嫁之更一年別為古女營辦許答書曰遽作王

取獨為君子君何自專仁義願以前令之女配吾子君女當別求良配於是前令之女遂歸許氏

李丞相有二僕通金十千一夕遁去其女將十歲有美姿自繫一券于帶願賣宅中以償丞相祝夫人曰當知已子育之於室訓教婦德俟長求夫嫁之請夫人親為結襦務在明潔夫人如所教及笄擇一婿具奩歸之女範堅白其父後歸京師感公刺骨丞相病夫婦割股作羹及薨服衰三年

沈詹事持妾坐業三祖論以復殿琦州沈方售一妾年十七携與俱行

時人以比張也公曰昔潘方冲巨獻詩有鐵石心腸
延壽藥不風流也風流之句是張

鄭景望記聞云乘崖帥蜀時公麻濯紉縫二人乘崖悅
一姬中夜心動而起繞室行但云張詠小人小人遂止
將歸出帖子議親云某家室女房奩五百千以禮遺之
盖未常有犯也趙清獻公帥蜀日有妓名杏花喜之戲
謂之曰頭上杏花真可幸妓應聲曰枝頭梅子豈無媒
趙益感夜謂直宿老兵曰汝識某妓所居乎曰識之曰
為我呼來去幾二鼓不至復令人速之旋又令止之老
兵忽自懷後出公怪問之兵曰某度相公不過一箇時

辰此念息矣雖承命實未常往郭持正言張帥蜀時新
有變帥守多不携家官擇良家處子十人執浣濯組紉
之役張始不用既恐不便於後政遂留之執事二年將
滿悉嫁之則處子也毛義夫云趙帥蜀時聞某妓悅之
然已不敢親近置之宅所有宴集則呼之一日酒罷留
之外舍公先入宅曰俟來呼則入清獻既留此女入而
濯足且將復出時天大寒熾炭命老兵持盆出忽舉盆
澆炭上煙火飛扑滿室公乃遣女去

秦若昭

輟耕錄載維和志之昭年一京師其執友鄧載酒祖

錢既而昇一... 事某人所買... 勉從之... 抵都下定館... 曰足下長老也... 下果能不孤... 夫柳下惠夜... 懷至曉不為... 執燭至明不... 從數千里飲... 食起居無適... 而不同又非... 造次輕滑者... 比

可謂厚德君子矣... 秦子孫咸至顯官... 竊謂下惠之... 女夜無所適... 叔子之女雨... 無所投不得已... 而留之知其... 可已則二君... 亦且為魯男子... 矣秦君於主... 事濟南相知... 之素鄧友之... 命峻正之可... 耳雖能為柳... 為顏然非常... 道也

劉夔陳睦

劉夔侍郎自負有道術功行... 一旦上章解組徑入武夷... 山樓居遐想日俟仙去... 俄有神降之言罪莫大於殺人... 夔抱大罪柰何興妄念於帝所... 夔叩頭自列生平修謹... 雖物無敢殺而况於人... 神曰昔提點某路刑獄時某縣

入其死罪州如之變弗察也其罪實等變於是悵然悔
咎不可及陳睦嘗提點兩浙路刑獄會杭民有妾夏沉
香者斫衣井旁其嫡子隆井妻訟于州謂沉香者櫛之
井也三易獄不合睦怒劾掾別委官攝治之許獄具以
才薦遂逐三掾而殺沉香東坡詩所謂殺人無驗終身
不快此恨終身恐難了蓋有激云他日睦還京師久之
無授聞廟師邢頗從人遊乃密叩以未來事邢拒弗
之答尋語所親曰如沉香何睦為之震汗廢食者累日

編書永

生誌

晉陶淵明自作輓詞祭文唐白樂天辛秘李栖筠王績
嚴挺之柳子華衛大經李行之皆自撰墓誌顏魯公在
蔡州度必死乃作遺表墓誌祭文朱翌曰生前作誌謂
之達亦可謂之近名亦可處死若顏魯公可也我朝楊
文貞生前有少師楊公傳王直作又有東里先生小傳
陳賞作又有東里楊公小傳梁蔡作成化末年南京吏
侍王僊為三原王端懿公作傳曰大司馬王公傳後為
太醫院判劉文泰撫奏以為沽直文泰係傳奉官為莊
懿所抑假以報復然文泰雖正罪而公亦從此去位矣
事詳介庵先生年譜笨哉生曰未死而自為之猶之可

也若惠公仲子未死而天王先歸其賵尤為無謂左氏
曰豫凶事非禮也左傳昭二十年衛侯賜北宮喜謚曰
貞子賜析朱鉏謚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予之皆未死
而賜謚及墓田

生祠

生祠始于定園之父郡中生立于公祠後漢潛山人
生立白馬陳從事祠陳衆也廣都韋祠巴郡王堂九真任
延武威張奐晉之廣中丁紹池陽令杜軫梁何遠令武
宣成及新興內史皆立生祠齊新安伏宣唐義成
越錢錫靈州韓述

令民為立生祠見虞預晉書狄仁傑為彭澤令人為立
生祠見本傳

卷之八十一
生祠

琅邪代醉編卷之十五終

琅邪代醉編卷之十六

姑蘇張鼎思睿父父輯
蒼梧楊際會士遇父校

寤生

左傳鄭莊公其母武姜莊公寤生驚姜氏按風俗通兒
生墮地能開目視者謂之寤生子二十國春秋前秦蒲
洪其母姜氏因寤產洪驚悸而寤後涼禿髮氏祖壽闐
其母因寤生壽闐被中南燕錄慕容德母公孫夫人因
晝寢生德左右以告方寤而起以為生似鄭莊公二說
不同餘冬按寤而產似易者然史記曰莊公寤生生之

難則似與洪德之生不同

學生

昭十一年泉丘人有女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注云似雙生

僖十七年梁嬴孕過期卜生一男一女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故男名曰圉女名曰妾

漢霍光妻生子孿生疑其長光曰昔殷王祖甲一產二子曰囂曰良以卯日生囂巳日生良以囂為兄良為弟

許釐莊公一產二女曰妹曰笈楚大夫唐勒一產二子一男一女男曰貞夫女曰瓊華近代鄭昌時文長倩一

生二男滕公一生二女李黎生一男二女並以前生者為長

西京雜記載霍光妻一產二子光引殷王祖甲許莊公唐勒鄭昌時文長倩滕公為証並以前生者為長王長公曰史稱光不學無術而博洽乃若此信哉然先後之序亦有不同公羊傳嫡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其雙生也質家据見立先生文家据本意立後生夫同一母也而據本意立後生則是以後生者為兄矣因錄之以廣異聞

馮萬金善歌世事江都王王孫女嫁江都趙曼萬金又

事曼因與主通曼有疾不能近婦人主有身恐乃稱疾
一產二女歸於萬金長曰宜主次曰合德冒姓趙氏宜
主聰敏家有彭祖方脉之書善行氣微長而纖膩舉止
翩然謂之飛燕合德膚滑出浴不濡善歌此絕色也俱
選入宮合德新沐膏九迴沉水香為髮號新興髻為
薄眉號遠山黛施小朱號慵來粧左右噴噴嗟賞帝謂
合德為溫柔鄉曰吾老是鄉矣不能效武帝求白雲鄉
也飛燕外傳

唐王仁皎子守一與元宗廢后孿生學所方君陳楚之
間凡人獸乳而雙產謂之鰲孿秦晉之間謂之健子音

趙魏之間曰孿生

孿生相肖

白汲與其弟孿生狀貌酷相肖人不能辨一日汲自外
歸妻以為其夫也迎而呼之不應即時詈之遂批其頰
汲正色謂之曰我乃伯也婦惶愧而退汲自是更其衣
冠以為別異宋伯象睽車志
陳國張伯楷與弟仲楷形貌一般仲楷娶妻妻新粧畢
忽見伯楷自窓外走過妻問曰我今粧飾好否答曰我
伯楷也妻赧然趨避既出房至姑所又逢伯楷告之曰
適見伯伯大羞伯楷笑曰誤誤我固是伯也婦又大慙

而羞恨其兄弟狀一同也風俗通

由張相肖皆其貌爾若德之相肖未有如八士者楊用脩曰八士馬融以為成王時人劉向以為宣王時人汲冢周書克殷解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乃命南宮百達史佚遷九鼎三巫疑南宮忽即仲忽南宮伯達即伯達也尚書有南宮括疑即伯适也則八士者南宮氏也以為成王時人近之尚書南宮姓與汲冢書南宮姓合伯達伯适與仲忽之名又合周密曰晉語曰詢於八虞咨於二虢度於閔天謀於南宮諏於蔡原訪於辛尹韋氏云八虞八士皆在虞官據此則八士蓋文王時人融

尚何不言文王耶既言八虞又言南宮則八士之為南宮也又未可據矣

吾吳景泰中舉人李應禎初名牲弟名孖雙生見吳郡人物記○鄭漁仲六書略孖津之切一產二子也

四乳俱四

北魏延興三年秀容郡婦人一產四男四產十六男秀容今太原之忻州河汾燕間錄

一乳三男

汝寧士燕生者妻一乳三男吾吳陸鍾人傑知光州時適府城過其家生呼三男出拜皆韶秀其髻一向左一

向右一在中以貌類難別故髻以識之他日生率三子
來州謁見云聞此有一乳三女者與兒同年欲求為配
人傑竒之召見其人為議而聘焉續已編
永樂六年靈丘縣民李文秀妻米氏一乳而生三子長
吉祥次壽山次福海有司以聞詔賜米鈔後俱入邑
庠

今上辛巳予同年長山劉一相為高平令民吳守舍妻
牛氏一產三男令為給米贍之又齎屋顧令連壁博與
人與弟合壁同生其母夫人四乳而生六子二女

協生

楚先出自顓頊其裔孫曰陸終娶于鬼方氏是謂女潰
蓋孕而三年不育啓其左脇三人出焉啓其右脇三人
出焉其六曰季連是為芊其後有鸞熊子為文王師見
風俗通按世本帝系作女嬪音蒯六人者名曰樊曰惠
連曰錢鏗曰求言曰宴安曰季連錢鏗即彭祖

背生胃生

竹書紀年註脩已出行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既而吞
神珠脩已背圻而生禹於石紐簡狄以春分玄鳥至之
日從帝祀郊禘與其妹浴於玄丘之水有玄鳥斲卵而
墜之五色甚好二人競取覆以二筐簡狄先得而吞之

逐孕剖而生契禹契之生一剖母胃一圻母背誕妄
不經甚矣又武王之伐商也白魚躍入王舟湯東至洛
觀帝堯之壇沈璧退立黃魚雙湧武有白魚則湯有黃
魚可笑

于寶曰前志所傳脩己背圻而生禹簡狄剖胃而生契
歷代久遠莫足相證近魏黃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王氏
生男從右脇下水腹上出而平和自若數月創合母子
無恙斯近事之信也

生鐵

楚王夫人於夏納涼抱鐵柱心有所感遂懷孕產一鐵

楚王命鑄邪鑄為雙劍列士傳

生蛇

竇武母產武時并產一蛇送之林中後母卒及葬未窆
有大蛇自榛草出徑至喪所以頭擊柩涕血皆流俯仰
蜷屈若哀泣之容有頃而去按人生蛇本怪異不足信
特以其載于正史且以武賢者之生而與蛇同胞又事
之至異者故錄之

生珠

唐大順六年資州兵王全義妻如孕覺物漸下入股至
足大拇痛甚拆而生珠如彈圓漸長大如杯

生龍

張魯之女曾浣衣於山下有白霧濛身因而孕焉恥之自殺將死謂其婢曰我死可破腹視之婢如其言得龍子一雙送之漢水既葬山頂後有龍數至墓前成蹊今其墓在褒城縣又有魯女揭衣石庾信詩所云南國女郎砧也

卵生

楊大年母章氏夢羽衣人自稱武夷仙託化既妊而誕則一鵝雛也舉室惶駭令棄之江其季父聞而追之既及江濱鵝已蛻而嬰兒具焉猶餘紫毛尺餘幾月乃脫

見本傳昔徐偃王郊生大年其亦郊生者歟

徐國宮人妊娠產郊棄之獨孤老母有犬名鵠蒼啣郊以歸生小兒生時正偃故為名徐君聞而收養之長而仁智襲徐國鵠蒼後死更生角而九尾偃王葬之名狗

壠見偃王志

十四月

堯十四月而生故弗陵為堯母門然堯以前皆十四月生也莊子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林慮齋曰古人十四月而生兩歲而後言十月而生五月而言謂早也陸方

壺曰開竅太早故有天閔而不長者然則十四月而生在堯時豈獨堯哉

人知弗陵十四月而生然武帝亦十四月而生見內傳

六十歲而生

柱下史處母腹八十一歲而生鬚髮已白事雖不經然傳之已久無不知者佛家有十祖脇尊者中印度人本名難生處胎六十年父長者香蓋捨其出家執侍九祖未曾睡眠謂其脇不至席號脇尊者焉持化至華氏國憇一樹下告衆曰此地變金色富有聖人入會言訖地變金色有長者子富那夜奢合掌立前而說偈曰師坐

金色地常說真實義回光而照我今入三摩地祖乃度之李泌母周氏娠三歲寢而生見鄭侯傳

田無嗇再生

哀帝建平四年山陽方與有女子田無嗇孕未生二日兒啼腹中及生不舉塋之陌上三日有人過聞兒啼聲母極養之

趙春

平帝元始元年朔方廣牧女子趙春病死棺斂六日出在棺外自言見亡夫太守譚以聞說曰至陰為陽下人為上

長沙桓氏

獻帝初平中長沙有人姓桓氏死月餘其母聞棺中有聲開之遂生

李娥

續漢志初平五年武陵女子李娥年六十餘死瘞于城中有行人聞冢中有聲告家人出之死凡十四日復活余讀五行志作建安四年注載于寶搜神記甚詳因備錄之武陵克縣女子李娥年六十餘病死埋於城外巳十四日娥比舍有蔡仲聞娥富謂殯當有金寶盜發塚剖棺斧數下娥於棺中言曰蔡仲汝護我顛驚遽便出

走會為吏所見遂收治依法當棄市娥兒聞來迎出娥將去武陵太守聞娥死復生召見問事狀娥對曰問謬為司命所召到得遣出過西門適見外兄劉伯文為勞問涕泣悲哀娥語曰伯文一日誤見召今得遣歸既不_知道又不能獨行為我得一伴不又我見召在此十餘日形體又當見埋藏歸當那得自出伯文曰當為問之即遣門卒與戶曹相問司命一日誤召武陵大女李娥今得遣還娥在此積日尸喪又當殯歛當作何等得出又女弱獨行豈當有伴那是吾外妹幸為便安之答曰今武陵西男民李黑亦得遣還便可為伴輒令黑過勅

娥比舍蔡仲令發出娥也。於是娥遂得出，與伯文別。伯文曰：書一封以與兒。娥遂與黑俱歸。事狀如此。太守慨然嘆曰：天下事真不可知也。乃表以為蔡仲雖發塚，為鬼神所使，雖欲無發勢不得已。宜加寬宥。詔書報可。太守欲驗語虛實，即遣馬吏於西界推問李黑得之。黑語恟乃致伯文書與佗。佗識其紙，乃是父亡時送箱中文書也。表文字猶在也。而書不可曉，乃請費長房讀之。曰：告佗當從府君出案行。當以八月八日日中時，武陵城南溝水畔。汝是時必往。到期悉將大小於城南待之。須臾果至。但聞人馬隱隱之聲。詣溝水，便聞有子聲。

曰：佗來汝得我所寄李娥書不邪？曰：即得之。故來至此。伯文以次呼家中大小問之。悲傷斷絕。曰：死生異路，不能數得汝消息。吾亡後兒孫乃爾許人。良又謂佗曰：來春大病與此一丸藥，以塗門戶，則辟來年妖厲矣。言訖忽去。竟不得見其形。至前春武陵果大病。白日見鬼。唯伯文之家鬼不敢向。費長房親藥曰：此方相腦也。

杜蝦婢

漢杜蝦家，葬而婢娛入不得出。後十餘年開塚附葬，而婢尚生。其始如暎，有頃漸問之，自謂一再宿耳。初婢埋時年十五六，及開塚後猶十五六也。嫁之有子。漢末關

中大亂有發前漢時宮人家者宮人猶活既出平復如舊魏郭居愛念之錄置宮內嘗置左右問漢時宮中說之了了皆有次序后崩哭泣過禮遂死焉博物志

范明友奴

漢末發范明友冢奴猶活明友霍光女輩說光家事廢立之際多與漢書相似此奴常遊走於民間無正住處

博物志

蔡邕

張衡死日蔡邕母始懷孕二人才貌甚相類人云邕是

張衡後身商芸小說

羊祜

太宗晉書羊祜年五歲令乳母取所弄金環乳母曰女先無此物祜即詣隣人李氏東垣棄木中採得之主人驚曰此吾亡兒所失物也乳母具言之時人異之謂李氏子則祜之前身也

梁國女子

晉元康中梁國女子許嫁而夫婿經年不歸女家更強以適人尋病亡夫還問女所在竟至墓所開棺女遂活因與俱歸後婿聞之詣官爭之王導曰此非常事不可以常理斷之宜還前夫續博物志

奚儂息女

大司馬曹休所統中郎謝璋部曲義兵奚儂息女年四歲故埋葬五日復生太和三年詔令休使父母送女來視云其年四月三日死四日埋葬至八日同墟人採桑聞兒生活今能飲食如常

博物志

阿練

晉中書令王珉有一胡沙門每瞻珉風采曰若我後生得為此人作子願亦足矣頃之病卒珉生一子始能言便解外國語及絕國珠貝生所未見即識其名咸謂沙門先身故珉字之曰阿練

冥祥記

向靖女

向靖有女數歲而亡始病時弄小刀子母奪取不與傷母手後又產一女年四歲曰前時刀子何在母曰無也女曰昔爭刀子故傷母手云何無也靖覓數刀手合置一處令女自識女見大喜即取先者

冥祥記

于寶婢

于寶父慶有所寵婢父亡母生推婢于墓中寶兄弟小不之審也後十餘年母喪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恩情如生在家中占凶輒語之考校悉驗地中亦不覺為惡既而嫁之生子

寶傳

于慶

豫章吳真君猛者得秘法於至人丁義鮑靖遂以道術行於吳晉之間武寧令于慶死已三日真君往哭之因云令長固未合死當為訟之于天遂剖慶尸之旁時方盛暑尸已壞爛數日與慶俱起弟著作鄧實感其兄還魂之異及父妾再生事因撰後記十二真君傳

顏畿

晉咸寧中琅邪顏畿得疾就醫張嗟遂死嗟家家人迎喪旒每繞樹不可解送喪者忽為之言曰我當復活慎毋葬我也父拊而祝之曰爾當更生豈非骨肉所願今但欲還家不葬爾也旒乃解還家開棺體皆溫於是漸漸氣息以綿飲瀝口能咽遂與出之其弟含絕棄人事躬親侍養足不出戶者十有三年

顧非熊

顧况字退翁暮年有一子字非熊忽暴亡况哀悼不勝乃作詩曰老人喪愛子日暮淚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非熊冥間聞之以情告冥官冥官憫之却令生於况家二歲能言冥間聞父苦吟求再生事歷歷然長成應舉擢第詳諸

史妯

陳留考城史妯字威明年少時嘗得病臨死謂其母曰
我當復生連我以竹杖拄我墓上若杖拔掘出我及
死埋之拄杖如其言七日往視之杖果拔出即掘尸出
活走至井上浴已平復如故後與隣人乘舟至下邳賣
鋤不時售思欲歸謂人曰我方暫歸人不信之何有干
里暫得歸耶答曰即不相信作書得報以為驗果然考
城今鄆賈和聞之姊病在鄉欲急知消息請往省之路
送三千再宿報書具知委曲搜神記

崔涵

元魏時菩提寺僧多建一曰發冢取磚得一人自言姓崔

名涵字子洪在地下十二年如醉人時復遊行不甚辨
了畏日及水火兵刃常走疲極則止洛陽奉洛里多賣
送死之具涵言作柩棺莫作桑攘吾地下見發鬼兵一
鬼稱是柩棺主者曰雖是柩棺乃桑攘也西陽雜俎

顧恣

顧恣為縣吏數被鞭笞因逃墟墓之間有二黃衣曰劉
君頗憶昔日周旋否僕二人乃王粲徐幹君顧恣是劉
楨因出袖中書曰此君集也恣省覽了然明悟乃攜集
見縣宰宰大驚曰不可使劉公幹為小吏即以賓禮待
之時謂死劉楨猶花生顧恣牛僧儒怪錄

李嵩

隋開皇中釋子澄空誓願汾西鑄鐵像高七十尺三鑄而不成其後功力復集選日為像澄空乃登鑪顛揚聲曰吾少發願鑄寫佛像今年八十此更違心則吾無身以終志矣吾今俟啓鑪即於金液捨命僅大像圓滿後五十年當為建重閣耳俄而金液注射赫耀踴躍澄空揮手謝眾人投身如飛鳥焉及開鑪像端嚴莊妙毫髮皆備并州人咸思起閣覆之而功力極廣無白而致開元初李嵩充天平節度使出游因觀大象曰如此相好而為風日所侵即施錢萬緡周歲之內重置成就今此

都所謂平等閣者是也計僧死像成之日至嵩正五十年矣則嵩也得非澄空之後身歟集異記

惠州娼

惠州一娼女震死於市脇下有朱字云李林甫以毒虐弄正權帝命列仙舉三震之疑此女子偃月公後身耶譎而可懼元和元年六月也龍城錄

邊鎬

邊鎬初生父忽夢前永嘉守謝靈運來謁願託君為父子鎬生貌類夢中者小字康樂及冠穎秀嗣主累用之平建州克湘潭號為邊羅漢王壺清話

杜明福

白敏中記開皇中滑人杜明福妻齊氏死為雀氏子名
顏武仁壽中為滑守因乘馬入杜氏門呼明福指東壁
取昔所持法華經并金釵果得之明福感嘆久之遂施
宅為寺人因號為明福寺

房綰

唐房綰為盧氏宰與道士邢和璞出遊過夏口村入廢
寺坐古松下和璞使人鑿地得甕中所藏劉師德與永
禪師書笑謂綰曰頗憶此耶綰因悵然悟前生之為永
禪師也東坡詩序

嚴武

嚴挺之娶裴卿女纔三夕其妻夢一人佩服金紫美鬚
鬢曰諸葛亮也來為夫人兒既妊而產武年八歲詢其
母曰大人常厚玄英玄英姓之妾也未嘗慰省阿母何至於斯
乎候父出玄英方睡持小鐵錘擊碎其首及挺之歸
驚愕示之曰汝何戲之甚矣武曰焉有大朝人士厚其
侍妾困辱兒之母乎故須擊殺非戲之也父曰真嚴挺
之之子武年二十三為給事黃門侍郎明年權旄西蜀
累於飲筵對客騁其筆札杜甫拾遺乘醉言曰不謂嚴
挺之有此兒也武恚目久之曰杜審言孫子擬將虎鬚

合座皆笑以彌縫之武曰與公等飲饌謀歡何至於祖
考矣房太尉縮亦微有所誤憂怖成疾武母恐害賢良
遂以小舟送甫下峽母則賢矣然二公幾不免虎口乎
李太白作蜀道難乃為房杜之危也杜初自作閬中行
亦云豺狼當路無地遊從雲溪子曰或謂章仇大夫兼
瓊為陳拾遺雪獄陳晁字子昂高適侍御與王江寧昌齡申
冤當時用為義士也李翰林作此歌朝右聞之疑嚴武
有劉焉之志支屬刺史章彝因小瑕武棒殺之後為彙
外家報怨嚴氏遂微焉

玉簫

西川韋相公臯昔遊江夏止於姜使君之館姜氏孺子
曰荆寶有小青衣曰玉簫常令祇候玉簫年稍長大因
而有情韋以違覲日夕辭之因留玉指環一枚弁詩一
首五年不至玉簫乃靜禱於鸚鵡洲又逾二年玉簫歎
曰韋家郎君一別七年是不來耳遂絕食而殞姜氏愍
其節操以玉環着於中指而同殯焉後韋公鎮蜀到府
三日詢姜玉簫何在姜曰僕射維舟之夕與伊留約七
載是期逾時不至乃絕食而殞因吟留贈玉環詩云黃
雀銜來已數春別時難解贈佳人長吟不見魚書至為
遣相思夢入秦韋公聞之益增悽歎想念之懷無由再

會時有祖山人者有少翁之術但令府公齋戒七日清
夜玉簫乃至謝曰承僕射寫經贈佛之力旬日便當託
生却後十二年再為侍妾以謝鴻恩後韋公隴右之功
終德宗之代理蜀不替遠中書令同平章事天下嚮附
瀘焚歸心東川盧八座送一歌姬未當破瓜之年亦以
玉簫為號觀之乃真姜氏之玉簫也而中指有肉環隱
出不異留別之玉環也京兆公曰吾乃知存歿之分一
往一來玉簫之言則可驗矣○按玉簫再生初名不易
玉環在手尤為顯異然韋公自身亦輪迴中人也攷宣
室志韋臬既生有胡僧曰兒乃諸葛武侯後身也因字
以武侯

鄭采娘

肅宗時潤州刺史鄭代有女年十六名采娘七夕夜陳
香筵祈于織女是夕夢雲車羽蓋下問采娘曰祈何福
曰乞巧耳乃遺一金針長寸餘綴于紙上置裙帶中令
三日不語當得奇巧化為男子後代嫂張氏有娠采娘
病曰我若終當為男子母之所懷是也尋卒逾月張氏
果生一男能言便問采娘戲靈之物因名之曰叔子及
長位至柱史 桂苑叢談

趙雲容

開元中內人趙雲容問申元之乞延生之藥元之與絳
雪丹一粒曰汝服必死不壞百年復生至元和末百年
雲容果再生 高道傳

韓滉

韓滉廉問浙西嘗有不執之志有李順夜漂船不知所
止及明泊一山下上岸見一烏巾古服引詣一宮有人
自簾中語曰欲寓金陵韓公一書順得書出門因問贊
者曰此為何處恐韓公問是何人致書曰東海廣桑山
也是魯國仲尼得道為真官理於此韓公即仲由也順
還投書韓公發視之其文不可曉以為妖妄有一客歷

眉古服自詣言識古文韓公以書示之曰此宣父科斗
之文也曰告韓滉謹臣節勿妄動客出門不見韓了然
自憶克保終始 神仙感遇集

李士謙

李士謙善談玄理有客不信佛家報應之理喻之曰積
善餘慶積惡餘殃高門待封掃墓望喪豈非休咎之應
耶佛經云轉輪五道無復窮已此則賈誼所言千變萬
化未始有極忽然為人之謂也佛道未東賢者已知其
然矣至若鯀為黃熊杜宇為鷓鴣褒君為龍牛哀為獸
君子為鵠小人為猿彭生為豕如意為犬黃母為龜宣

武為鱉，鄧文為牛，徐伯為魚，鈴下為鳥，書生為蛇，羊祐
前身李氏之子，豈非佛家變受異形之謂耶？客曰：邢子
才云：豈有松柏後身，化為樗櫟？士謙曰：此不類之談也。
變化皆由心作，木豈有心乎？

無啓民

無啓民居穴食土，無男女，死埋之，心不朽，百年還化
為人，細民其肝不朽，百年而化為人，皆穴居處二國同
類也。博物志

賀克

賀克五代石晉時人，死而復生，宋真宗東封泰山，出謂

帝不之省，東坡謫黃州，亦來訪坡，亦不之奇也。楊用脩
曰：近日朝邑劉太守偉死已廿年，其親友韓邦奇復見
之，與之飲食，亦不敢問其何來，此事不可謂無，但難以

理推耳。

劉太守賣卜，留郿人稱劉鬚子，許甄
津甄沛兄弟皆登甲科，後驗有傳。

圓澤

沙門圓澤寓洛陽慧林寺，與隱士李源善，一日相率遊
峨眉源，欲自荊州遡峽往，澤欲由長安斜谷，源以久絕
人事，不欲復入京師，澤不能強，遂發荊州舟，次南浦，見
婦人錦襠負嬰而汲，澤曰：所不欲由此者為是也。源驚
問，故僧曰：婦人孕三稔矣，遲吾為子，三日浴兒，願公臨

顧後十三年杭州天竺寺當與公相見至暮僧果亡三日源往視之見客即軒渠而笑李後如期自洛之六於天竺寺葛洪井畔聞牧童扣牛角而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莫要論慚愧情人遠此身雖異性常存李曰澤公健否答曰李君信未盡且勿相見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斷腸矣越江山尋已遍好回煙棹上瞿塘遂隱不見書

真西山

真文忠公德秀建寧府浦城縣人先是有道人於山間結庵練丹將成忽一日入定語童子曰我去後或十日

五日即還勿輕動屋宇後數日忽有叩門者童子語以師出未還其人曰我知汝師久矣今已為冥司所錄不可歸留之無益徒自大腐耳童子不悟為魔遂舉而焚之道人旋歸已無及繞庵呼號云我在何處如此月餘適有老僧聞其說厲聲答之曰你說尋我你却是誰於是其聲乃絕時真母方娠忽見道者入室遂產西山

郭祥正

郭祥正當塗人母夢李白而生少有詩名梅堯臣一見嘆曰真太白後身也舉進士歷知端州棄去隱于青山所居有醉吟庵有青山集一統○按梅聖俞贈郭功甫

詩云在昔孰識汾陽王納官貫死義難忘今觀郭氏奇
俊郎眉目真似攻文章死生徃復猶康莊樹冗探環知
姓羊詩話

范祖禹

范祖禹母夢一丈夫被金甲至寢中夢將鄧禹也
祖禹是日生公遂以名初字夢得公以得稱鄧禹仲
華內文明篤行淳備改字淳或配以甫故字淳甫家傳

馮京

談淵馮京患傷寒死已而甦云徃五臺見昔為僧時室
中物皆在有言我俗緣未盡故遣歸因作文記之屬其

子他日勿載誌中

陳堯咨

陳康肅公既登第過謁先生坐中有道人鬢髻意象
軒傲目康肅公連言曰南菴語已徑去康肅公惘然欲
去追之先生笑曰已在數千里外矣

張方平

滁州志張方平以端明殿學士知滁州事遊琅邪山輒
俯仰因勅從吏取梯陟梁得經函有寫楞伽經半披玩
久之忽悟前身故僧也乃為終竟書之書法宛然不殊
號二生經時時為人誦經首偈偈云世間離生滅猶如

五不...
虛空花知不得有無而興大悲心後授東坡東坡序之
仍為寫刻浮玉山龍遊寺中螢雪叢說王十朋詩石橋
未到神先到日裏還同夢裡時僧教我名劉道者前身
曾寫石橋碑石橋碑乃天台五百尊羅漢洞口也

王黼

王黼將明為館職時夜夢至一山間古松流水杳然幽
深忽遇一道人引至一處有廢丹竈又有茅屋數間道
人開之云公之所居也塵埃蓬藪似久無人者壁間有
題字云白髮高僧酷愛山一鉢一鉢老禪關只因窺井
生一念從此松根丹竈閑慨然悟其前世所居已失道

人遂逐天大雷雨龍起雲中意甚恐懼遂寤其婢亦魘
于室中呼覺問之云適為雷雨所驚頗異之來日館中
曝書偶觀架上小說內載婦人窺井生男事云孫仲益
有王大傅生日詩了了三生夢松根冷竈爐用此事也
窺井事載博物志

盧媚兒

盧媚兒者歐陽文忠公婢也姿貌端秀口中常作蓮花
香散越滿室人皆奇之公知潁州時有一僧自蜀中來
頗能知人前生事公因語之僧云此女前身嘗為尼誦
法華經三十年一念之誤遂至於此公未之信後見婢

問曰。曾讀法華經否。婢曰。失身於此。所不暇也。入命取是經示之一覽。輒誦如素熟者。易以他經。則不能也。

蘇軾

蘇子由在高安聰禪師夢同迎戒禪師。坡至云。某八九歲時。時夢身是僧。往來陝右。又云。妣方孕。夢一僧瘠而眇。來投宿。聰驚曰。戒。陝右人。失一目。暮年棄五祖。終於大愚。逆數蓋五十年矣。後坡謫英州。與僧書曰。戒和尚又鑿脫也。志林

黃山谷

何遜春渚錄云。黃山谷前身事。曾自記於涉陵江石。刻

為江水所浸。故世少摹傳。石刻其略言。山谷與東坡同見清老。清語坡前身為五祖戒和尚。而謂山谷曰。學士前身一女子。我不能詳語。後日至涪陽。當有告者。山谷既坐黨人。遷涪。夢一女子語之曰。某生前誦法華經。志願後身為男。得大智慧。為時名人。今學士某後身也。學士年來所患腋氣。某墓棺朽。蟻穴兩腋。故有此苦。此後山即某墓。啓除其蟻。則腋氣除矣。既覺。訪視如言。修掩而腋氣遂除。何子容曰。既鬼而人不當有二。此有夢焉。告者復誰。一身而有鬼。有人具兩神識。無理甚者也。

葉文鳳

葉文鳳溫陵人登進士第調官天台簿途遇生日於旅館假寐夢人請乞麻糍既覺聞隣居老嫗號哭問之嫗云今日忘兒忌辰作麻糍祭享感傷耳文鳳問其所業乃曰吾兒業儒讀詩經舊文尚有葉自思與其子生死日同詩經又同命取舊葉視之乃與葉及第程文一字不差葉因拜嫗為前生之母奉之任所終養夷堅志
趙闕道朱晦菴
坦齋筆衡云趙鼎乃李德裕轉世俱壽六十二宣和遺事云高宗乃錢鏐轉世俱壽八十一事雖荒唐西人德

位不殊壽復相同殆非偶然也若聖人與朱文公皆庚戌生亦奇也七修

蔡仍

樞密蔡公卞只一子名仍後為顯謨閣待制初公出帥五羊道由無錫縣挈家游惠山時邑人楊生與數僧閑步佛殿聞公來戲謂諸僧曰蔡侍郎無子吾與之為子矣公至廣之明年生仍不久移知會稽遂還朝仍已三歲途次無錫悟前生之為楊生因召楊生二子曰陟曰昇者問其父死之日乃仍生之時然三日後復問仍以夙昔事輒慟然不能言矣蔡楊至今往來如姻眷陟將

仕郎

泊宅編

朱或可談云蔡元度子仍悟前身是丹陽王家兒訪之
妻子尚在相見語如平生至八九歲漸不能憶矣雍丘
李三禮生女小師數歲曰我是黃陂縣典史孟澤之男
名亨甫十七歲病脚死雍丘牛商多往來黃陂傳聞于
澤往視之小師一見便呼為父政和八年小師歸見舊
母相抱號痛凡其昔時事歷歷能道焉○按蔡仍前生
一謂丹陽王兒一謂錫山楊生蓋傳聞之悞

都下小兒

人挂志都下一小兒纔三歲曲拍管中節在云
食乳攥手指應節蓋宿習也此小兒豈非前生為善曲
者乎

通真子

蜀人通真子註叔和脉經已行於世而其道未行遂歷
湖漢江浙亦未有目之者至淮之邵伯鎮旅於僧舍亦
無聞於人又將轉而之他主僧問之曰子若不設肆誰
則知之吾給子具試為之既而醫道大行家產豐足一
日主僧將化召之前來密語曰子前生在此街鑿井今
享此報更宜積德言訖而化

推蓬
寤語

周文安

大宗伯周文安公洪計偕日舟泊邗江夜見一異人謂曰吾即子之前身也公曰子何人對曰吾友鶴山人也丁其姓家維揚及公官南京翰林以詩訊維揚三原王太守恕曰生死輪迴事杳冥前身幻出鶴仙靈當年一覺揚州夢華表歸來又姓丁王得詩甚訝集耆老詢之羅文節曰友鶴山人吾友丁宗本之父以詩名家元末隱處至建文元年没于成都以儒雅重于藩王有德人也王卽以此復公前此大宗伯毘陵胡忠安公湊生而髮曰善帝有僧至門謂曰此吾師天池高僧後身也示寂時言當生公案以一笑為驗果如言易喞為笑近時

進士太原王德華瓊幼年能讀番經恍然悟前身為西僧竊以為此皆家俊之士自詫神靈以欺人耳安足信哉雙槐歲抄

徐延之戴文進

徐延之將誕其父珙夢故人瞿宗吉求訪既覺而生延之後學問文章幾於宗吉而不得其精戴文進之父能五墨而沈明遠善繪神像絕藝也父亦夢其入門是夕文進生而戴之畫遂擅天下七修

山東耕夫

山東有耕者侵及隣人之壠隣人與鬪擊殺之已抵罪

後一年隣有生子者能言前世事人怪而問故曰吾死
後見陰司陰司憫其誤遂因命復生曰當為某人子以
二鬼送之時尚早引避河中有一登溷者鬼曰此即汝父
曰我與之友久矣年且長寧為若子即欲去鬼強持之
將暮挾至房櫳外見婦人持產曰此即汝母吾復乞脫
二鬼持之益力湏臾子誕二鬼送吾從顛門入其子即
哭二鬼行吾力出其子不能哭二鬼復入視曰逃矣時
吾匿桁下鬼尋獲復送入顛門急按之其子復哭良久
吾家門戶事吾盡知之乃負往至其家歷歷述說生平
事指示前所耕地疆界具悉前抵罪者因訴于官曰至

殺人罪當死今所殺者復生吾可無死不然則死者生
矣而生者復死吾以死酬誰乎有司召而問之果如其
言罪雖不釋良可恠也因知吾人果四大強合形有時
而盡而神則無所不之也故得道者逸形以育神迺能
又視憲副曹金具述之鶴林子

法定

近清江通慧寺有僧法定死是夜鎮劉氏生一子背有

法定再来四字

汾上續談

王文成

王陽明嘗遊僧寺見一室封鎖甚密欲開視之寺僧不

可云中有入定僧閉門五十年矣陽明固開視之見龕
中坐一僧儼然如生其象貌酷肖陽明先生曰此豈吾
之前身乎既而見壁間一詩云五十年前王守仁開門
原是閉門人精靈剝後還歸復始信禪門不壞身先生
曰此固吾之前身悵然久之建塔以瘞而去

魏鵬舉

魏國公徐鵬舉未生時母夫人祈夢夢神人云徐武穆
主一生為秦桧讒阻今降生女家安享富貴功名七十
餘年既生視其背上有黑痣一大片如武穆所刺精忠
字因名曰鵬舉鵬舉武穆字也後徐七十餘歲始卒

龍眠居士

有僧勸龍眠居士莫學畫馬再生必墮馬胎由是改畫
觀音

陳明遠

陳明遠興化軍人嘗舉進士過泗州遊普照王寺見老
僧弊衣庭下倚樹讀青紙書書有光射百許步就視則
金字金剛經係以梁朝傅大士之頌者僧顧明遠曰子
亦樂此耶遂以授之明年從父講官海陵忽病死將大
殮體復溫移刺乃蘇自言見四卒深目虎喙驅之西北
行勢甚暴所經依約皆廣野塵埃射人不可輒視漸逼

大河府署嚴密三卒先入一守明遠於大門外須臾一僧乘虛而來即泗州嘗遇授經者也有二人若達官者趨出迎之旁睨明遠僧呼明遠前使自懺悔二人詔吏聽還二人亦謝僧去復有吏馳出呼明遠則其季父也下已三年矣云我今錄冤簿然非佳職也世人冤慎勿復復之後勢如索綯焉有迨百千生不能解者故云此局置吏甚多而簿書期會常若不及神君聖靈尤深厭此言未竟若有呼之者因疾馳去僧引明遠遊旁兩廡見囚係數百亦有禽獸諸蟲悉能人言與囚對辯又見坐沙門五六人前列敗壞飲食數下筵遂復引出趨

東南見井間人物差類人世但天氣垂慘似欲雨時而途中所遇往往皆昔日名勢扶侈快意不屈之士趨趨狼狽狀若為物所迫求有門亡匿而不可得者俄及前所過廣野遇溪水漲甚僧執杖端以末授明遠而導之始涉亦淺中流水深失遽將溺因驚呼而甦

明遠再
生傳

歐陽德父

泰和歐陽文莊德別號南野父三十喪妻無子一日病死其弟具棺斂之寄于寺中父赴冥司見閻王閻王云汝壽應七十有一有子登第封汝三品汝當復回因在棺中以手拍之其僧聞之走報其弟為之發棺果生矣

後再娶生文莊以太常卿封時年七十有一始卒漫記

前身異類

唐奚官劉王復能記三生事自云前身作馬馬渴則望驛而嘶傷蹄則連心痛東坡詩老髯奚官騎且顧前身作馬通馬語謂此

唐曲沃縣尉孫緬家奴年六歲忽視緬母笑云娘子總角時曾養一野狸今憶否即奴身也見鷹走入古冢後為獵人擊殛見閻羅王王以無罪當得人身遂生海州為乞人子苦饑寒二十而死又見王王曰與汝作貴人家奴遂得至此今已三生矣廣異記

後身異類

周昕大夫居鄧州父中散卒數十年矣一夕昕妻夢中散如平生謂曰我且為羊今在某氏屠肆五更即殺我當速見贖烏頭者即我也斯須復夢于昕時已四鼓亟遣僕至屠家問有烏頭羊否屠伯云適有一頭僕曰幸勿殺欲售為厭勝之用乃倍值牽歸視昕有喜色遂養之每昕自外歸徑趨懷中得食已如是數年羊乃死墨莊

漫錄

微宗禁中有物曰獮音來塊然一物無頭眼手足有毛如漆中夜有聲如雷諸閣為之扃戶至登亢金坐或往諸

嬪妃榻中睡以手撫之亦溫暖將曉自榻滾下不知所
往時宮妃夢中有與朱溫同寢者即此猶也或云朱溫
之屬所化貴耳集

唐時有画工解奉先私貲入已反誓曰若尔當為牛報
後果為人家一犢背有白文解奉先三字見劉禹錫嘉
話陸允誠家割雞將烹而雞背宛然李林甫三字客皆
驚而棄之見七修類稿洪武乙酉杭吳山三茅觀雷擊
白蜈蚣長尺許身有殷色楷書秦白起三字見武林紀

事

關尹子曰耕夫習牛則墮俗州夫習虎則勇漁夫習水則

沈戰夫習馬則健萬物可為我我之一身內變蛟蚬外
蒸蝨蚤痕則龜魚瘦則鼠蝘我何為萬物觀此則人之
生也已可為物矣何疑於其死乎

段成式曰山氣多男澤氣多女水氣多暗風氣多聾木
氣多偃石氣多力阻險氣多瘦暑氣多殘雲氣多壽谷
氣多痺丘氣多疴衍氣多仁陵氣多貪

道春魚之

五牙竹譜

卷之十六

三

後學所

琅邪代醉編卷之十六終

